

如今,我们有很多机会见识别人的家。租房买房要看房,可以直接走进人家的卧室里面。旅行在外住民宿,早上起来在人家的餐桌上吃煎蛋,离去时交还一把家门钥匙就行。

可我们还是想回到自己曾经的家,住过的屋宅。我母亲与姨妈们把臂同游的一个固定路线是:先坐地铁(以前是坐公交车)到淮海中路陕西南路,步行至陕南邨某号,默默凝视这栋沪上著名公寓的某个转角上的窗台——那是她们曾经的家,恍若一个一分钟的仪式,与昔日顾盼于窗前的酡颜少女交换了一些对生活的新看法。接着便转身离开,回到淮海路,去“哈尔滨食品厂”买点心,去妇女儿童商店试衣服,继续回到各自现在的家……

人人都有自己最珍爱的瞬间。我不由也想起我曾经住过的那些家:小学前,住在可以望得见长江支流的一个六楼的小家,阳台上开满月季花,我蹲在花旁专注地往下看,从犹如过江之鲫般骑着自行车下班的女性中准确地找出那一个,大喊一声“妈妈!”上小学后,搬进窗前栽种着大叶芭蕉的一楼的家,秋凉夜雨打芭蕉,躺在竹篾席上摊手摊脚,贪最后一

点不会感冒的凉意入睡。过了若干年,偶有机会回访。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那不再是你的家。在柏油马路牙子上,抬头看六楼的家,找那个阳台,看到被人家封了起来,又发现无数楼拔地而起,猜想在那屋子里再也听不见江声。或者是,潜入家属宅院,寻找一楼的家,敏感地发现窗框刷了别的颜色,接着房间里开了灯,影影绰绰有人说话走动……你

十日谈征文启事

在大街的小巷,一座座历史建筑如珍珠般星罗棋布。每一座建筑都是一首诗,都是一本打开的历史典籍。它记录下美,记录下以往的人与事,值得我们重温。在第三届郭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即将启动之际,我们向读者征集一组“可阅读的建筑”。无论您与一座历史建筑是故交还是新知,只要有“阅读心得”,都可以写下征文。来稿限1200字,第一人称,邮箱:shijl@xmwb.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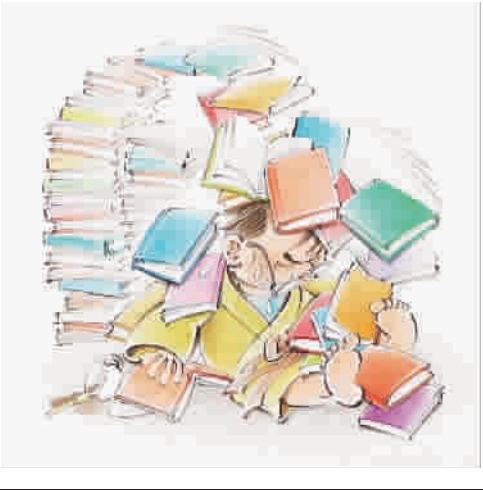
江风海韵,花团锦簇。夜幕降临,我和同为戏迷的妻子喜滋滋地来到宝山文化馆大剧场,尽情欣赏由上海滑稽剧团奉献的大型滑稽戏《乌鸦与麻雀》时,看着看着,不禁为上海本地艺术家的精彩演出拍手叫好。作为出生在宝山的老戏迷,想到自己不出宝山,就能在家门口欣赏到这样一部原汁原味的上海风味滑稽戏,我不禁感慨万千——那地道的“上海闲话”,那辛辣的弄堂故事,那重金打造的全新舞台背景,着实让吾辈戏迷过足了戏瘾。剧场内高潮迭起,掌声不绝。看得出来,现场的宝山戏迷朋友和我们一样,感谢“宝山大剧荟”第三季的经典演出带来的无限精彩,打心眼里为政府把戏迷们挚爱的“大世界”搬到自家门口点赞称誉。

我常庆幸自己生逢盛世,当自己退休赋闲之年,尚能了却儿时对上海“大世界”那种特有的怀旧思恋之愿。我清楚地记得,两年之前,家乡宝山通过引进一批高质量、高品位且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让寻常百姓在家门口尽享经典戏剧文

文化杂咏·醍醐

胡中行诗 文 孙绍波

身无羽翼觅天书,归藏连山满壁橱。
待到用时昏不解,方知蒙学是醍醐。
好读书,好事也。然读法至关要紧。某友嗜书,坟典满壁,佛道盈篋。又极勤奋,夜夜苦读。然与人论及书中之义,则茫然不知所云。考其所以然者,乃失之无序。读因明而不通逻辑,究周易而不知干支。好高骛远,华而无实,读书虽多,无以致用也。余劝曰:君子国学,犹童蒙耳。故对君而言,十三经不如三字经也。



进了公园的滑梯里,乞讨、捡食,甚至吃草,足足撑了一个多月,才被朋友发现,接纳到朋友家中寄住,最终,三兄妹再度团聚于好心人为他们付租金的小屋,并各自闯出一片天地……这本书迄今已经卖出200多万册。

许多人由此发现了“家”的真谛:只要珍惜人世间的相聚缘分,“家”是不会失去的,那些存在和已经不存在了的、过去的家,最后都重叠在了今天的家里。

秋高气爽,漫步新闻路,泰兴路处早已不见曾经人满为患的鹤年中药房,取而代之的是气派的住宅楼,记忆瞬间把我带回到年少时,当年这里是沪上著名的蟋蟀市场。我还在此幸运地收获一条“蝴蝶项”。

且说我少时除四处逮蟋蟀外,也经常去新闻路蟋蟀市场觅宝。当时,绝大部分“虫迷”在较好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玩虫、卖虫均讲诚信,尤其是一些设摊的农民,更不会卖“貳先生”(指斗输过的虫),而是提供从郊外新鲜出笼的蟋蟀。

化,于是“宝山大剧荟”应运而生。说真的,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和妻子隔三差五就能看上一台名家演出的精彩剧目,着实过足了戏瘾。一部由政府沪剧名家华雯担纲主演,在国内屡获大奖的宝山原创沪剧《挑山女人》,广受好评,作为老戏迷的我在催人泪下的精彩剧情中深感震撼,深受教育。越剧

家门口的百姓“大世界”

《梁山伯与祝英台》当属百看不厌的经典骨子老戏,剧情唱词都耳熟能详,我闲暇时常常低声吟唱几段。可当我和妻子再次观赏由方亚芬等名家演出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委婉动听的袁派交织着醇厚高亢的范派,不时把剧情推向一个个高潮,骨子老戏依然那样动人心魄,催人泪下。越剧新编历史剧《甄嬛》是连本大戏,云集了钱慧丽、陈颖等众多沪上越坛名家,堪称豪华明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今夏以95岁高龄与世长辞。他的音乐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主要创作了脍炙人口、传遍全国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等歌曲;后期则是在十年浩劫结束后,将创作重心转向交响乐领域,谱写了交响组曲《黔岭素描》、交响音诗《纳西一奇》、十部交响曲、唢呐协奏曲《天乐》等一大批融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于一体的优秀的交响乐作品。在他的音乐生涯中,有多位对他的艺术道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贵人”,《朱践耳创作回忆录》对此有生动真切的记述。

朱践耳1945年8月前往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前线剧团。从1947年2月到1949年11月,他当了两年的华东军区文工团军乐队队长兼指挥。受解放军某先战役大捷鼓舞,朱践耳创作了歌曲《打得好》,很快就在解放区军民中传唱开来。然而,他也有烦恼,那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善言辞,行政管理非己所长,军乐队队长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于是,他向自己的上级、文工团教导员李淦提出,希望能调离行政工作,专心从事作曲。李淦表示理解,但因为济南城刚解放,收容了一批俘虏的军乐队队员,工作繁忙,所以暂时还要他留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军区文工团撤销,大部分人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各部门,朱践耳也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组担任专业作曲。他明白李淦兑现了承诺,虽然李淦留在山东,并未南下,但他为朱践耳的前途着想,协调安排了符合他本人意愿和特长的工作。朱践耳十分感激。

如果说李淦是朱践耳音乐生涯中的第一个“贵人”,那么著名作曲家《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就是朱践耳的第二个“贵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朱践耳为电影《大地重光》《海上风暴》写了配乐;1952年,他被调往北京的电影厂,第二年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配乐,其中的一段管弦乐曲《翻身的日子》,朱践耳写得欢快流畅,民族风味浓郁,深受听众喜爱,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作“对农村广播”的片头曲,成了他的保

摸彩摸到“蝴蝶项”

秦维宪

夜只闻大虫鸣叫,难道那小虫是哑壳子?翌日上午,小“虫迷”纷纷捧出昨天摸彩摸来的虫儿,在大天井里摆开了战场。我的大虫与邻居的一条“红牙青”对阵,大虫被咬得落荒而逃,原来大虫乃是绣花枕头一包草。邻居仰天大笑,指着我的大虫说:“憨大,买了一条‘貳先生’!”我闻言涨红了脸,胆胆派出小虫迎战。那时,小“虫迷”围成一圈,都预言我一口一条,节节败退……那么,这条小虫何以如此英勇善战呢?我手捧爱将,请弄堂口我的玩虫启蒙老师、卖香烟老头鉴别,老太爷扶正老花眼镜,几乎贴盆细看良久,才拍拍我的脑壳,颤声道:“小鬼头,这是一条‘蝴蝶项’,在《虫谱》里属于大将之列,非常罕见,有万夫不当之勇啊!”接着,他闭目轻轻叹曰:“老实说,我玩了一辈子虫,也没养到这种将军哟。”老太爷又教我看小虫的项,也即其头颅与身躯连接处,果然呈现一只小蝴蝶也!

思绪拉回新闻路,如今这里住户里,不知有没有当年喜欢逛蟋蟀市场、喜欢玩虫的小伙伴呢?

今年的这株柿树比之去年稀疏了些,柿叶已有些泛红,风吹过,质朴的沙沙声,错落入耳,有几分动听。或许这样一株柿树不该生于庭院,而应该长于旷野。记得有一次进山,赶在荒寒料峭的深秋,山中别无长物,除了那一株株的柿树,家家农舍前都有一株柿树,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柿子,经了霜的柿子色泽愈觉浓艳馥郁,在秋日天空下,白云红柿宁静辽远,整个山村一派静谧安然。越往山里走,越觉荒疏散淡,整座山上衰草寒烟,天地之间俱是一片苍茫,忽有人惊愕,原来峭壁之上有一株遒劲的老柿凜然而立,树叶全部凋尽,唯有那一抹动人而孤独的红橙在秋山上摇曳,既温暖可触,又遥不可及,在那满目的荒凉寂寥中,它成为唯一的明媚。

书法大家胡问遂以其书学精神、人格修养影响着后辈文人。明起刊登一组纪念文章。